

# Our Works Can Talk

## “我们的作品会说话”

◎ 韩 晶

五个月前，在川美陈列馆一台“人多观众”的展览上，我看到了这九位油画专业研究生的作品；五个月后的今天，在学院的坦克仓库里，我再次与它们见面——刘明凤简练、冷静的女人像没有娇饰和媚态，在平涂式的单色背景中勾勒出一道独特的《她的风景》；沈娜的《花虫绝配》系列将支离破碎的色彩团块弥合在看似漫不经心的形体之中，艳丽明朗的色调带来视觉上跳动的节奏；魏捍红的《玫瑰人生》把蒙德里安的极简主义作为背景，张扬艳丽的红色玫瑰放置其间，形成一种熟悉的陌生感；庞旋的作品充满了隐喻和暗示，着重于女性自我的蜉蝣表达；刘宾画面上水渍般的笔触和空洞的白色背景透着令人惊悚的寂静和虚无，彰显着无形的压力和孤独感；蒋建军将《杜桑的小便池》在笔下重新做了一番自我的阐释，带着某种幽默的揶揄和无奈的戏；李磊和李继开的画面铺展着梦境似的真实与荒诞；蒲浩淼描绘的《人体》或羸弱，或雍肿，也与传统对美的定义相去甚远……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们都力图寻找和探索一种自我风格化的表达方式和艺术符号，以求让自己的艺术作品开口说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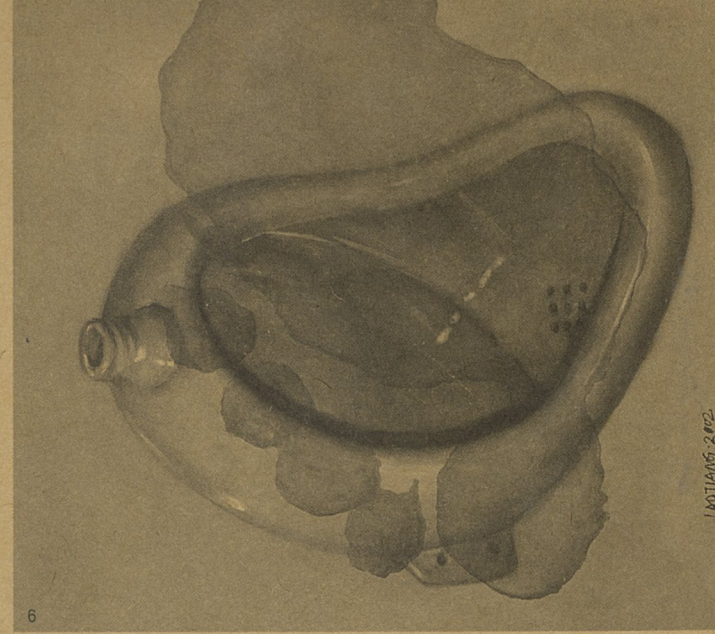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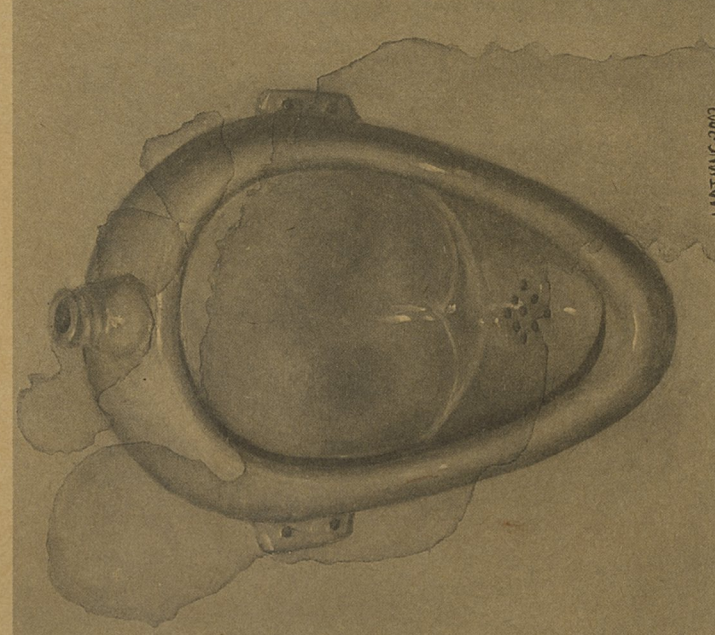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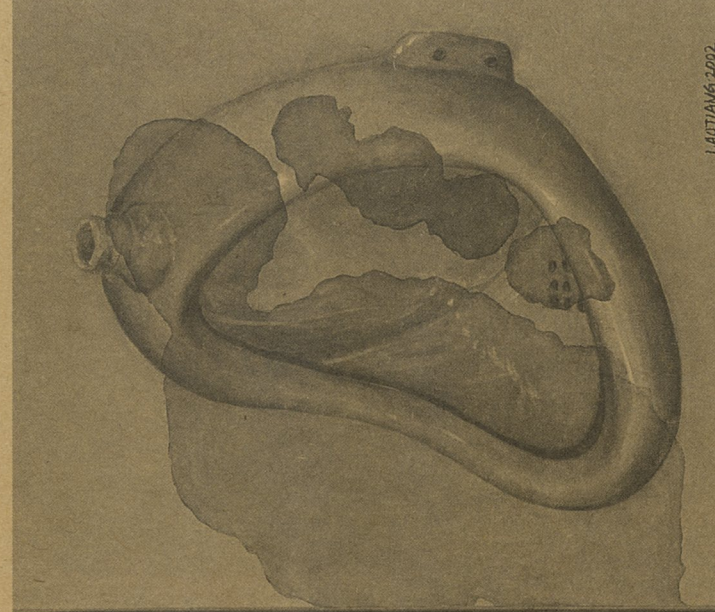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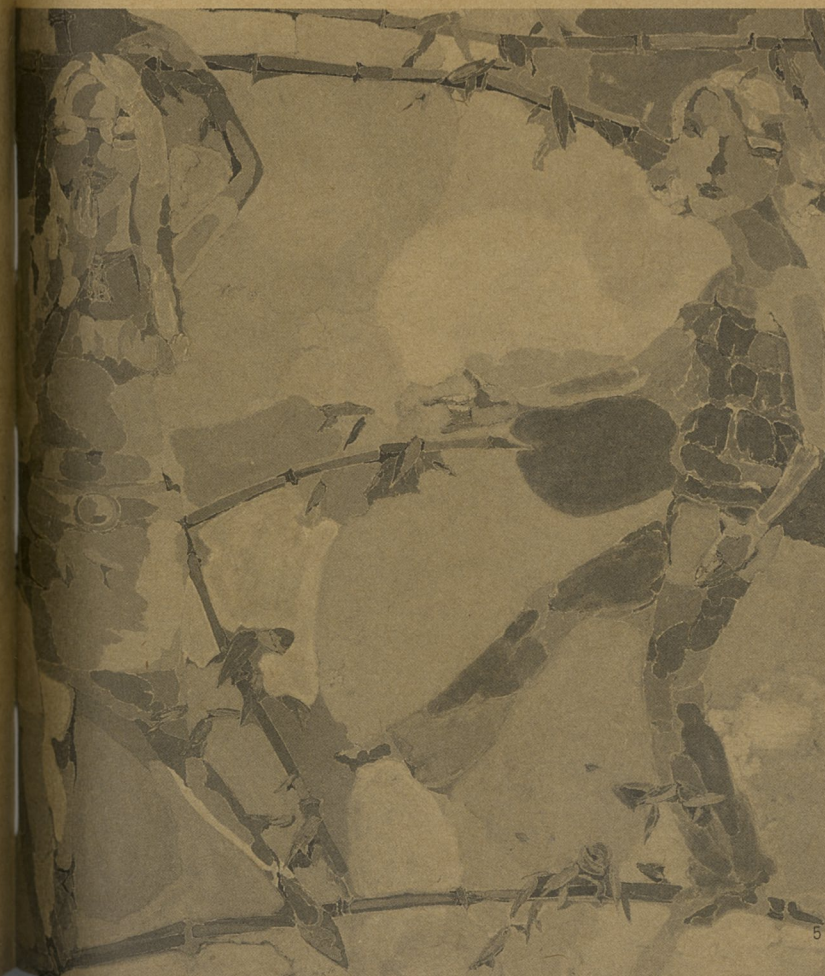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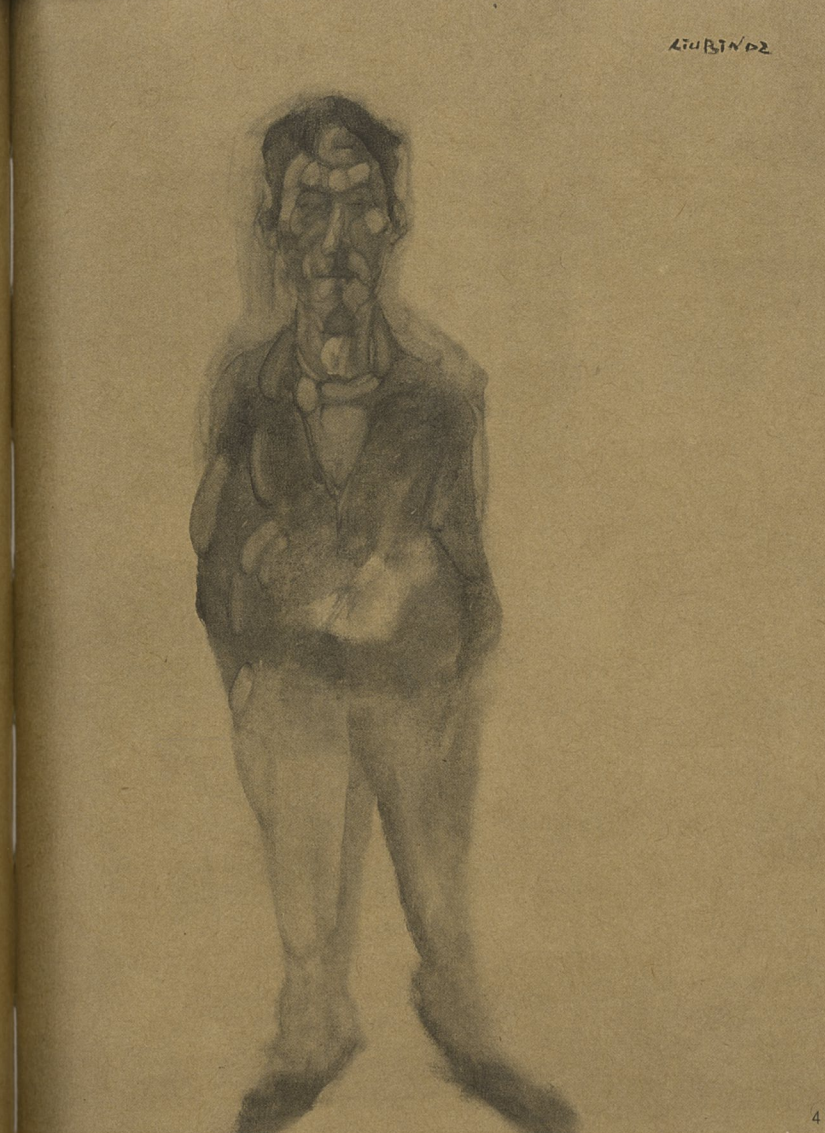
能真正“开口说话”并具有言说价值的作品首先要面对的就是“说什么”，这既是创作的出发点，也是它的归结所在。面对不同的时代语境，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更加倏忽变幻、光怪陆离的世界。而在信息爆炸中数字化生存的一代人，究竟是在科技建构的乐园里欢呼雀跃，还是在坍塌的精神殿堂中焦虑困惑？艺术的言说是追求一种更加自我晦涩的窃窃私语，还是担当寻觅彼岸世界的殉道者角色？因此，他们九位的创作必须立足于他们真实的感受，当然，他们所言说的种种或许并不能代表一代人的心声，但却贵在从自身的角度在艺术领域里为这个时代烙下一段旁白。

然而，在实际的艺术创作中，作品往往是创作者观念、思想、情感、体验……的呈现，如何将这些要素转换为艺术语言，如何将想说的主旨淋漓尽致地在作品中表现出来，就提出了一个“怎么说”的问题：一方面，数千年来的文明积淀为艺术的创作提供了无数的经典样式；另一方面，从杜桑把小便池搬到博物馆到博伊斯激进的宣告：“艺术就是一切，一切都是艺术”，艺术的外延已经无限的泛化。所以，“怎样说”才能形成自我独立的艺术风格和样式，既不照抄前代而有所更新，又不无病呻吟只为噱头，就使得他们九位在创作的过程中不断探寻真正符合自我的表达图式。不管他们是否顺利地完成了这一艺术的假借和转注，至少他们都迈出了尝试性的一步！

再次，在什么范围来展开自己的艺术言说，也愈发的关键。因为艺术从未像今天这样多元，甚至丧失了一致的判断标准；也没有像今天这样置身于如此宽泛和频繁的国际交流和对话的语境中。因此，作品的言说已不可能再局限于单一的学科或狭隘的领域。值得欣慰的是，在他们的创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正在这文化拉锯、流派纷呈的境遇中做反观自身和找准自我的努力。

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布洛赫在其《图宾根哲学导论》一文中这样讲到：“我是我自己，但是我从未把握过我自己……人只是‘生成着’，但却没有谁真正的过着生活。”也许，这位学者所描述的状态正是他们这九位油画专业研究生正身处其中的真实境遇——因为他们自己的尝试和探索或许连自己都没有予以肯定，他们今天的判断和认知或许在下一刻就被自己先否决掉，而对于他们的作品，大可以没有人发出由衷的共鸣，但这又有什么呢？这无疑已经是一次有意义的“发声练习”！

我并不认识刘明凤、沈娜、魏捍红和庞旋，我也不认识刘宾、蒋建军和李磊、李继开和蒲浩淼，直到几天前我接到他们当中一位的电话，那头传来坚定的声音：“我们的作品会说话”！让我们拭目以待。



1. 站立·站立·站立 刘宾 油画  
2. 无题 李继开 油画  
3. 玫瑰人生 魏捍红 油画  
4. 浅度睡眠 李磊 油画  
5. 花虫绝配 沈娜 油画  
6. 向杜桑致敬 蒋建军 油画